

陶瓷民俗志书书写研究

——以《淄博民俗志》为中心

金梦鸽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997586366@qq.com)

摘要:陶瓷民俗是民俗志书不可或缺的内容,各类民俗志书对陶瓷民俗的书写有所差异。陶瓷文化是淄博地域特色文化之一,通过与其他民俗志书对比分析发现,《淄博民俗志》陶瓷民俗书写特色鲜明、记述翔实、项类丰富,涉及历史、工艺、艺术、民间信仰等领域,书中整理记录了山东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陶瓷民俗,体现了淄博陶瓷民俗的历史发展及其地域文化特色。陶瓷民俗的志书书写,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视角,体现全面性、民间性、地域性特色。

关键词:陶瓷;民俗;民俗志;《淄博民俗志》

陶瓷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日渐融入民俗生活。陶瓷民俗的书写可以以不同载体形式、从不同角度展开,志书书写是其中重要的载体形式之一。不同地区的陶瓷产业与陶瓷文化有所差异,陶瓷民俗志书书写便呈现出不同的特色。陶瓷是淄博的特色产业,陶瓷文化是淄博特色文化,无论是广域志书(如省志、市志)^[1],还是专题志书(如工业志、文化志、民俗志),陶瓷民俗都是其重要类项。与其他地区民俗志中的内容相比,《淄博民俗志》^[2]陶瓷民俗书写特色更为鲜明。

1 民俗志陶瓷民俗书写概况

一般来讲,民俗志中工艺、建筑、产品、艺术等章节常记载陶瓷民俗有关内容。分别考察《山东省志·民俗志》^[3]《河北省志·民俗志》^[4]

《蒲江民俗志》^[5]《十堰民俗志》^[6]《偃师民俗志》^[7]《登封民俗志》^[8]等6部民俗志,发现《山东省志·民俗志》《河北省志·民俗志》《蒲江民俗志》及《登封民俗志》中关于陶瓷民俗的内容有专门的章节(表1),而其他民俗志中与陶瓷民俗相关的内容只散见于书中。

1.1 省级民俗志陶瓷民俗书写

《山东省志·民俗志》中的陶瓷民俗内容近700字,约占全书总字数(1000千字)的0.07%。其中第二篇“生产贸易民俗”的第一章“生产民俗”中的第五节“手工业生产民俗”中有“制陶”部分,简单介绍了山东制陶业(乡间又称“烧窑”)^{[3]319-320},约100字。所制陶器有面盆、水缸、花盆、粮缸、罐等,烧制陶器的窑以淄博最为有名。至2005年,轮制做坯的制陶工序仍在很多地方应用,所制陶器主要有缸、盆、罐、饭甑子等。

[收稿日期]2025-01-28

表 1 各类民俗志中与陶瓷民俗有关的内容情况

书名	字数/千字	与陶瓷民俗有关的章节	主要内容	字数/个
《山东省志·民俗志》	1 000	第二篇 生产贸易民俗—第一章 生产民俗—第五节 手工业生产民俗—制陶	简单介绍山东制陶业	约 100
		第五篇 信仰民俗—第三章 神祇信仰—第二节 行业保护神	介绍窑神,包括陶瓷窑和煤窑	约 500
《河北省志·民俗志》	723	第八章 花会 民间工艺 游戏—第二节 民间工艺—一、陶器工艺	分为定窑瓷器、磁州窑瓷器、邢窑白瓷、黑陶、唐陶五部分,主要介绍其艺术特点及相关工艺品	约 2 100
《蒲江民俗志》	549	第五章 工匠民俗—第二节 匠作—九、烧砖瓦、制陶	介绍蒲江制陶业的兴起及发展过程;介绍制陶的工艺流程及禁忌习俗	约 1 300
《十堰民俗志》	460	卷六 百业习俗—一、传统行业及铺子作坊—(三) 作坊—4.陶工坊	简单介绍窑场及生产的陶器	约 600
		卷六 百业习俗—三、师徒关系和行业祖师—(二) 行业祖师—13.陶瓷业的祖师有不同版本	简单介绍十堰陶瓷业的祖师宁封	约 100
《偃师民俗志》	500	第五章 文艺民俗—烧制工艺	仅有涉及“陶瓷”“陶片”之类的文字,无专门论述	约 100
《登封民俗志》	1 230	第三章 生产民俗—第三节 匠作民俗—二、匠作种类—(五)窑匠	介绍登封烧窑业历史、窑场及窑匠	约 1 000

除此之外,各地还有大量的砖瓦窑,大量生产供建筑用的砖头、瓦片等,在制陶业占有优势地位。第五篇“信仰民俗”的第三章“神祇信仰”中的第二节“行业保护神”专门介绍“窑神”^{[3]844},约 500 字。山东地区陶瓷窑和煤窑均供奉窑神。第五篇第二章“商业贸易习俗”的第一节“店铺”中提到山东的传统店铺中有“瓷器店”^{[3]327};第二节“集市”部分中记载综合性集市有“缸瓦市”,主要出售陶制品和瓷器,如缸、碗、盆、罐、坛等,“卖主会不时用木棍敲打缸沿盆边,用其发出的清脆响亮的声音以示货品成色上好。由于陶瓷制品容易损坏,所以人们在选购时十分小心,以防失手,成交之后货品如出现损伤,卖家一般不再负责。”^{[3]355}

《河北省志·民俗志》中的陶瓷民俗内容共 2 100 余字,约占全书总字数(723 千字)的 0.3%。第八章“花会民间工艺 游戏”的第二节“民间工艺”中的“一、陶器工艺”^{[4]465-467},介绍了河北最著名的定窑瓷器、磁州窑瓷器、邢窑白瓷、黑陶以及唐陶等。其他章节仅有所涉猎。如:第二章“生活习俗”中讲道:“暖水瓶未普及前,民间常在沏茶的陶瓷或紫砂壶外面,另做一个蒲草为内胆、棉絮为保温层、外罩彩布面的壶套,客来随斟随饮,但因焖泡过久,茶味失去清新。”^{[4]146}第七章“信仰禁忌”“护法神祇”中提到有陶瓷做的韦驮像,有时作为镇邪物在民间流传^{[4]402}。

1.2 市县级民俗志陶瓷民俗书写

《蒲江民俗志》中的陶瓷民俗内容共 1 300

余字,约占全书总字数(549千字)的0.24%。第五章“工匠民俗”的第二节“匠作”中的“九、烧砖瓦、制陶”部分^{[5]66-68},主要介绍蒲江地区制陶业的历史发展、制陶的工艺流程及其相关禁忌。蒲江的制陶业始于唐代,兴盛于明清时期,历史十分悠久。大、小五面山一带的地下蕴藏着富有黏性的优质白泥,非常适合制作土陶。

《十堰民俗志》中的陶瓷民俗内容近800字,约占全书总字数(460千字)的0.17%。卷六“百业习俗”“一、传统行业及铺子作坊”中“(三)作坊”的“4.陶工坊”部分介绍了窑场^{[6]309-310}。窑场在十堰历史悠久,尤其在丹江口市、郧县、郧西县的汉江岸边,考古所发现的五六千年前的陶片和窑场遗址比比皆是,皆因汉江岸边有优质的沉积泥适宜制作大量陶器。另外,十堰陶坊所生产的陶器主要为生活用品,以盆、壶、缸、罐居多,做瓦壶是陶工坊里的最高技艺。“三、师徒关系和行业祖师”的“(二)行业祖师”部分提到陶瓷业的祖师有不同版本,十堰供奉宁封为行业祖师^{[6]383}。

《偃师民俗志》中的陶瓷民俗内容近100字,约占全书总字数(500千字)的0.02%。第五章“文艺民俗”的“九、烧制工艺”中提到“陶瓷之类的烧制业由于本地不出原料,未见从业资料”^{[7]272},其中“(二)烧瓦盆、瓦罐”部分有相关描述:“在偃师的仰韶文化遗址上出土有大量的陶片,有彩陶,有黑陶(或称灰陶)都属于细陶;这说明那时候就有了转轮制陶。”^{[7]273}

《登封民俗志》中的陶瓷民俗内容近1000字,约占全书总字数(1230千字)的0.08%。第三章“生产民俗”中第三节“匠作民俗”的“二、匠作种类”“(五)窑匠”部分,介绍了登封烧窑业历史、窑场概况、烧窑流程及行业习俗禁忌等内容。

登封供奉太上老君为窑匠祖师爷^[8]。

以上民俗志中关于陶瓷书写在篇幅和内容上体现出明显差异,这有其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一方面,可能同各地区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差异、陶瓷产业与文化比重不同等客观因素有关。如河北省内有大量的优质陶土和矿物质原料,制陶地理环境优越,因此河北省是国内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之一,制陶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被称为“白瓷的故乡”。唐代时,邢窑细白瓷的烧制成功便开创了“南青北白”的陶瓷格局,而定窑和磁州窑同样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这或是《河北省志·民俗志》中陶瓷书写内容较为丰富的重要原因。又如因蒲江县尤其是甘溪镇明月村周边蕴藏着丰富的陶土资源,制陶业历史悠久,陶瓷书写在《蒲江民俗志》中也比较突出。明月村还拥有保存完好的古窑——明月窑,该窑始于隋唐时期,是四川为数不多“活着的邛窑”,明月村也因此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地。而河南偃师因当地不产制陶原料,因此民俗志中少有书写。另一方面,可能与编纂者对陶瓷文化民俗的重视与挖掘程度、地方文化政策和资源分配等主观因素相关。如始于唐代的登封窑是钧瓷之祖,已有千年历史,但是《登封民俗志》陶瓷书写内容较少,这可能与编纂者对资料整理挖掘不够或现有文献不足以为编纂者提供详尽且权威的资料来源有关,也可能因时代发展变化,编纂者对“民俗”的认知与陶瓷产业文化发展无法同步。又如虽然淄博陶瓷历史悠久,但《山东省志·民俗志》中关于陶瓷书写的内容较少,这或因编纂者出于地域平衡考虑,对本书的定位聚焦于山东省各地民俗而非某一地区某特定手艺或产业。

2 《淄博民俗志》陶瓷民俗书写

淄博陶瓷历史悠久,早在宋代,淄博便被誉为“瓷都”,百姓善制陶,陶瓷产品丰富多样,更是研制生产出了“雨点釉”“茶叶末釉”等历来被视为“陶瓷艺术中的珍品”的稀有瓷种^[9]。《淄博民俗志》中关于陶瓷民俗书写分布于书中各篇,涉及技术、建筑、产品、艺术品、窑神、民间信仰、现代节日与聚会、非遗项目等多方面。其中

专列陶瓷相关内容的章节有 8 处,分别见于第一篇至第四篇,篇幅大小不等,其他与陶瓷相关的内容有 15 处,散见于全书各篇章。

2.1 与陶瓷民俗有关的专列章节

专列章节内容涉及陶瓷的制作工艺、民间信仰、技术、艺术品等,约 5 800 字,约占《淄博民俗志》总字数(570 千字)的 1%,在上文所列民俗志中亦占比最高。其中第四篇字数最多,第三篇次之,第二篇最少(表 2)。

表 2 《淄博民俗志》中陶瓷民俗内容

与陶瓷有关的专列章节	主要内容	字数/个	
第一篇 生产贸易民俗—第一章 生产民俗—第四节 手工业生产民俗—一、器具制造—(一) 制陶	制陶的起源、流程及制陶业的发展	约 1 000	
第二篇 日常生活民俗—第六章 岁时节庆民俗—第四节 其他节庆—三、地方新兴节会—(一) 淄博陶瓷琉璃艺术节	淄博陶瓷琉璃艺术节的概况与意义	约 200	
第三篇 社会民俗—第三章 民间信仰民俗—第三节 神祇崇拜—二、人神崇拜—(三)窑神	窑神的相关传说、窑神庙及祭拜窑神的流程	约 1 600	
第四篇 游艺民俗—第二章 民间艺术—第五节 民间美术	(二)青花鱼盘	博山窑青花鱼盘的特点	约 600
	(三)茶叶末釉	茶叶末釉的起源与特点	约 300
	(四)雨点釉	雨点釉的起源与特点	约 600
	(五)鲁青瓷	鲁青瓷的起源与特点	约 300
	一、陶琉艺术	(一)刻瓷	刻瓷的起源、表现手法及其工艺品
二、雕刻艺术			

第一篇“生产贸易民俗”的第一章“生产民俗”的第四节“手工业生产民俗”的“一、器具制造”中有“(一)制陶”部分,介绍淄博制陶的起源、流程及制陶业的发展^{[2]37-38},近 1 000 字。

第二篇“日常生活民俗”的第六章“岁时节庆民俗”的第四节“其他节庆”的“三、地方新兴节会”部分,专列“(一)淄博陶瓷琉璃艺术节”,介绍淄博陶瓷琉璃艺术节的概况与意义^{[2]260},近 200 字。

第三篇“社会民俗”的第三章的“民间信仰民俗”的第三节“神祇崇拜”的“二、人神崇拜”专

列“(三)窑神”部分,介绍窑神、窑神庙的相关传说及拜祭窑神的相关流程^{[2]338-340},共 1 600 余字。

第四篇“游艺民俗”的第二章“民间艺术”的第五节“民间美术”的“一、陶琉艺术”专列“(二)青花鱼盘”“(三)茶叶末釉”“(四)雨点釉”“(五)鲁青瓷”几个部分,分别介绍淄博特色陶瓷的起源与特点^{[2]461-462}。同节中“二、雕刻艺术”中专列“(一)刻瓷”部分,详细介绍刻瓷的起源、表现手法及其工艺品^{[2]463-464}。第四篇与陶瓷相关的内容总计 3 000 余字。

2.2 散见全书的陶瓷民俗

除上文专列章节外,“陶瓷”“瓷器”“陶”“瓷”“窑”等词语散见于全书各处,涉及生产贸易民俗、日常生活民俗、社会民俗、游艺民俗等各方面。

2.2.1 生产贸易民俗中的陶瓷书写

生产贸易民俗中的陶瓷书写主要涉及集市、行商小贩、营销等内容。第二章“商业民俗”的第一节“集市”中“六、行商小贩”的“服务类”部分有关于陶瓷的谚语“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2]91}。第三节“营销”的“近代商业”部分提到,清末至民国前期,淄博一带传统的陶瓷、琉璃、丝绸三大产业空前兴盛。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周村、张店、博山、辛店、桓台等地的行栈商人已经为数不少,十分活跃,经营范围包括粮食、生丝、丝绸、煤炭、苇席、黄烟、陶瓷、琉璃、杂货、颜料等^{[2]120}。

2.2.2 日常生活民俗中的陶瓷书写

日常生活民俗中的陶瓷书写主要涉及百姓日常生活,如饮食、居住、交通、医药等。总体而言,淄博“陶瓷食具最为常见。远在新石器时代,先人就开始使用陶器。大汶口文化时期,有红陶、灰陶和少量黑陶,还有美丽实用的彩陶。近十年来,发展了高档日用细瓷,如滑石质瓷、高长石质瓷、骨灰瓷和高石英质瓷四种高档细瓷,以及焦宝石质精炆器。此外还有乳白瓷、象牙黄瓷、鲁青瓷、滑石瓷、色瓷制作的食具”^{[2]174}。第二章“饮食民俗”的第二节“日常食俗”的“二、炊具与餐具”提到以前淄博每家院内设有用陶制成的盛储清水的大缸,俗称“水缸”。“现代主要餐具有饭碗,有陶、瓷、木、塑料等质地,型号大小不一,大号的一般称‘海碗’,多用来盛面条、米饭、粥等食品,供成年人使用,小碗则供儿童、老人使用。”^{[2]173}也有瓷质的调羹也叫“汤匙”“小勺”“羹匙”。酒壶、酒盅,也多以瓷质的居多^{[2]173-174}。第四节“风味名吃”的“一、博山名吃”中

“焦庄烧饼”的制作需要使用一种烤炉,这种直径一米多的烤炉整体用黄泥与砖砌成,炉内上方和左右有陶瓷瓦缸(俗称“吊炉”),火在炉内下方,燃料多为锯末,现多用无烟木炭^{[2]180}。第三章“居住民俗”的“一、民居结构”中“(四)附属设施”记载,“粮囤”的顶面为麦秸或稻草披苫,坡度较缓,攒尖扣着一个防漏又不失美观的小缸,一般用陶瓷制成^{[2]187}。第四章“交通民俗”的“三、交通设施”中“(三)旱码头”提到,明清时期周村市场已经大量经销附近诸县生产的陶瓷等其他产品^{[2]209}。第五章“医药民俗”的第一节“卫生民俗”的“一、清洁”中的“(二)汲水”部分提到,淄博市内一般家庭日常贮水大都用一种陶瓷大缸,大缸多直径1米左右,有的放在厨房门口,有的放在院内,缸上一般加盖防尘^{[2]222}。第二节“民间行医”的“一、医疗机构”中的“广生堂药店”,是由博山烧制陶瓷起家的王氏创办^{[2]228}。

2.2.3 社会民俗中陶瓷书写

社会民俗中的陶瓷书写较之其他部分内容偏少。因烧制陶器需要用火,第三篇“社会民俗”的第三章“民间信仰民俗”的第一节“原始信仰”中“三、水火崇拜”的“(二)火、火神崇拜”部分提到火对于烧制陶器的重要性,“对打铁的、烧窑的、开茶馆的来说,火是生意之本,进财之源,因此最敬重火神”^{[2]325}。另外,窑业也有禁忌,如因怕炉火烧灭,怕塌窑,学徒忌趿拉鞋(家里有人去世才趿拉鞋)^{[2]129}。

2.2.4 游艺民俗中的陶瓷书写

第四篇“游艺民俗”的第一章“游艺竞技”中第一节“民间体育”的“传统体育项目”有“(四)捶丸”部分,提到“博山地区宋元时期的陶瓷遗址中,曾经出土过一些大大小小的瓷球,大的直径约6厘米,小的直径约3厘米”^{[2]415}。“(五)摔跤”部分有“博山宋元时期陶瓷玩具中最常见白底黑花摔跤俑,表

现的是两个垂发小儿摔跤的形象”^{[2]415-416}。第二章“民间艺术”,章首便介绍“淄博民间艺术特色鲜明、内容丰富,涉及民间美术、工艺、戏曲、音乐等领域,包含陶瓷、琉璃、丝绸、雕刻、编织、乐器等品类,其中优秀作品更是中国民间文化的瑰宝。”^{[2]438}第三节“民间音乐”“一、声乐”“(二)生活小调”中提到,因陶瓷工人“活不留手,曲不离口”,边干活边唱小曲,可以缓解做工疲劳^{[2]452}。“二、器乐”“(一)打击乐”“博山锣鼓”便是在宋元时期随着颜神(博山古称)陶瓷、琉璃、煤炭三大行业的崛起而发展起来^{[2]455}。书中记录了淄博民间语言中关于陶瓷的命名,如清初时淄博一带有人还谑称连续生几个女孩的妇人为“瓦窑”^{[2]356}。地名茹家窑、周家窑以建材业命名^{[2]519}。还有与陶瓷相关的歇后语,如:博山的陶瓷——成套成套的,李家窑那八八(鸭子)——出来就是一天,姚家峪请客——自带小窑货^{[2]535,538,540}。

此外,《淄博民俗志》每一篇篇末均设有附录,如第一篇有“淄博市老字号名录”^{[2]129-130}和“淄博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及产品名录”^{[2]131-133},第二篇有“淄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261-273},第三篇有“淄博市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2]405-406},第四篇有“淄博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名录”^{[2]546-548}等,前三篇附录的名录中不乏与陶瓷民俗相关的产品、技艺等。

2.3 书写特色

《淄博民俗志》陶瓷民俗书写特色鲜明,所涉领域广泛全面,项类丰富,记述翔实全面;内容全域贯通,古今融合,清晰展现了淄博陶瓷的发展历史及其地域民俗特色,也为其现代性研究和文化传承保护等提供了材料和视角。

2.3.1 项类丰富,记述翔实

与其他民俗志相较,《淄博民俗志》中陶瓷

书写所涉领域较为广泛全面,项类丰富多样。《河北省志·民俗志》中只在“陶器工艺”部分介绍了河北最著名的五种陶瓷,主要描写其风格特点、列举产品、陈述技法等^{[4]465-467}。《蒲江民俗志》中“制陶”隶属“工匠民俗”,主要介绍蒲江地区制陶业的发展历史、工艺流程及制陶业禁忌^{[5]67-68}。《淄博民俗志》中关于陶瓷民俗的书写涉及制陶技艺、建筑、生活习俗、艺术品、窑神、民间信仰等。“制陶”隶属生产贸易民俗中的“器具制造”,详细介绍了淄博制陶的历史及制陶流程^{[2]37-38}。《淄博民俗志》与《山东省志·民俗志》在“神祇信仰”部分均有“窑神”,隶属“神祇崇拜”,但《淄博民俗志》更为详细,且与《山东省志·民俗志》不同的是,该书认为真正的窑神为窑工窑匠们,而非黄帝、尧、舜等,还增加了关于窑神的历史传说和匠人故事^{[2]338-340},通俗生动,可读性更强,由此得以窥见历史文化与物质形态的融会贯通。《淄博民俗志》中青花鱼盘、茶叶末釉、雨点釉、鲁青瓷隶属“民间美术”^{[2]461-462},另外还提到淄博有专门的陶瓷琉璃艺术节,进行各种经贸活动、文化活动和旅游活动,使淄博民俗民风大放异彩^{[2]260}。

2.3.2 全域贯通,古今融合

《淄博民俗志》中的陶瓷书写不仅详尽地记录了淄博陶瓷的历史与技艺,还适当揭示了其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展现出全域贯通、古今融合的特点。

传统与现代交汇融合。淄博陶瓷历史悠久,从汉代制陶业的萌芽到北朝青瓷的烧制,再到唐宋时期的黑釉器精品如“雨点釉”和“茶叶末釉”,及至宋代鲁青瓷的成功烧制,《淄博民俗志》以时间为轴线,清晰勾勒出淄博陶瓷发展的历史轨迹。书中对制陶^{[2]37-38}、刻瓷^{[2]463-464}工艺

流程和艺术品细节的细致描述,为读者提供了了解淄博陶瓷演变历史的宝贵资料,使其切身感受到这一古老技艺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和发展。在强调传统的同时,《淄博民俗志》也关注现代性元素的融入,主要体现在陶瓷技艺的升级创新及对其传统文化的再阐释。如鲁青瓷的重新烧制成功^{[2]462}、刻瓷技术的不断升级等^{[2]463-464},均展现了传统技艺在现代社会中新的表达方式和发展机遇;同时,书中对于窑神信仰的独特解读,将真正的窑神定义为窑工窑匠们^{[2]338-340},而非历史传说人物,这既是对劳动者贡献的认可,也是一种现代化视角下的文化再诠释。

志书编纂与学科理论的互动。淄博陶瓷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体现,也是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对象,《淄博民俗志》中关于陶瓷的记载,为这些学科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社会学关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及其变迁。例如:“窑神”的历史故事和传说^{[2]338-340}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结构,从中可以窥见陶瓷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网络,工匠、商人、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是经济活动的载体,也是权力、地位和身份认同的体现;陶琉节的举办、与陶瓷相关的老字号、非遗项目入选体现了陶瓷作为地方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在维持和加强社区联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人类学关注文化、习俗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迁。淄博陶瓷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承载了地方文化的深层意义。陶瓷在家庭内部的使用习惯,可以揭示性别角色的差异。陶瓷器具的制作多由男性参与完成,而使用和传承往往与女性的家庭角色密切相关,这反映了性别分工的文化逻辑。

《淄博民俗志》中关于陶瓷的书写,不仅仅是

一份历史文献,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传统与创新的重要桥梁,对保护和传承非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议题的讨论提供了思路,为理解淄博陶瓷乃至中国民间工艺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洞察。

2.3.3 文化传承,非遗视角

《淄博民俗志》书写陶瓷民俗特色时,深入挖掘并整理了老字号、古村落以及非遗项目等,并附于每一篇篇末(表3)。这种书写方式不仅记录了传统陶瓷技艺的精髓,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了解和欣赏这些珍贵文化遗产的窗口,成功构建了一个全方位展示淄博陶瓷民俗特色的平台。

老字号是城市商业文化的象征,也是传承地方特色的重要力量之一。《淄博民俗志》第一篇篇末整理的“淄博市老字号名录”和“淄博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及产品名录”中,有6项与陶瓷相关。这些老字号不仅是销售陶瓷的场所,更是一座座活生生的陶瓷博物馆,见证了一段段精彩的陶瓷商业传奇。如第四批老字号“淄博市博山山头陶瓷厂”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至今已百余年,该厂以其生产的高质量的日用瓷、艺术瓷和工业瓷而著称,特别是其生产的鲁青瓷、雨点釉、茶叶末釉等品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这些老字号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将传统的制陶工艺发扬光大,并且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创新,将精湛的手工技艺和浓厚的地方特色深度融合,生产出人们争相收藏的艺术珍品。老字号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技术积淀,它不仅是淄博陶瓷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山东乃至中国地区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更重要的是,老字号所体现出来的匠人精神——专注、精细、创新,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为宝贵的部分之一。《淄博民俗志》通过对这些老字号的整理挖掘,传递出对匠心精神的敬意和推崇。

表 3 《淄博民俗志》篇末附录中与陶瓷民俗相关的内容

附录位置	类别	公布时间(批次)	内容
第一篇附录	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	2009	淄博陶瓷
		2016	博山陶瓷
	山东老字号	2017(第四批)	山东福泰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博山山头陶瓷厂
		2019(第五批)	淄博七彩陶坊、淄博鲁玉陶瓷有限公司
第二篇附录	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2011(第三批)	淄博陶瓷烧制技艺
		2009(第二批)	淄博陶瓷烧制技艺
	山东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2016(第四批)	刻瓷(博山窑陶瓷刻绘)、陶瓷烧制技艺(博山雨点釉制作技艺)
		2008(第二批)	淄博陶瓷制作技艺
		2010(第三批)	陶瓷雕刻、陶瓷雕塑
		2013(第四批)	淄博刻瓷(淄博瓷器雕刻艺术)、鲁青瓷烧制技艺、淄博陶瓷烧制技艺(茶叶末釉烧制技艺)
	淄博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2015(第五批)	博山窑陶瓷刻绘、博山雨点釉制作技艺、仿青铜黑陶制作技艺、古窑村传说
		2019(第六批)	淄博大鱼盘制作技艺、淄博铜瓷、博山传统陶瓷彩绘、淄博陶瓷釉烧制技艺(博山鲁花釉制作技艺)、淄博陶瓷釉烧制技艺(淄博美术陶瓷釉制作技艺)、淄博陶瓷釉烧制技艺(淄博陶瓷高温陶瓷窑变花釉烧制技艺)
2022(第七批)		淄博陶瓷印制作技艺、博山窑红绿彩、齐州窑薄胎瓷釉下雕塑艺术、淄博花釉烧制技艺、瓷器金缮技艺、博山瓷板彩绘制作技艺、高温颜色鲁花釉综合装饰技艺、传统陶琉镌刻技艺、淄博陶瓷彩绘(经济开发区)	
第三篇附录	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	2019(第五批)	淄川区昆仑磁村村

古村落不仅是居民生活的地方,更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淄博民俗志》第三篇篇末整理的“淄博市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单”中便有古村落因陶瓷入选,如位于淄川区昆仑镇的磁村村入选第五批国家级传统村落。自唐代始,磁村村开始烧制陶瓷,历经宋、金、元,成为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是承载着无数代人智慧结晶的陶瓷制作中心。博山地区的一些古村落,至今还保存着古老的窑址、制陶工具和工艺流程,成为研究淄博陶瓷历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此外,通过对古村落内现存的建筑风格、装饰艺术乃至日常生活习惯的研究,也可以揭示陶瓷业对当地社区结构

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如某些家族世代相传的制陶技艺形成了何种独特的家传模式,村落内部围绕陶瓷展开的祭祀活动、节日庆典如何体现陶瓷在当地民众心中的地位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先辈们的智慧和经验,是一个社区或一个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淄博民俗志》第二篇篇末的“淄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与陶瓷相关的项目颇多,如淄博大鱼盘制作技艺、淄博铜瓷、博山传统陶瓷彩绘等,包括但不限于特定种类陶瓷制品的制作方法、特殊釉色的研发过程、雕刻技法的应用等,每一种技艺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民族情感。

3 陶瓷民俗志书书写的多维启示

《淄博民俗志》中的陶瓷民俗书写通过全域贯通、古今融合、非遗传承的视角,以其项类丰富、记述翔实的特点,全面展现了淄博陶瓷的历史脉络与地域特色及其在地方社会中的多重意义,为读者提供了了解淄博陶瓷文化的多维度框架,也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探讨提供了丰富素材。在此基础上,陶瓷民俗志书的书写应进一步注重全面性,贯通社会调查与田野考察,发掘地域民俗特色,以构建一个既深入历史又面向未来的陶瓷文化知识体系,为陶瓷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更为坚实的学术支撑和实践指导。

3.1 陶瓷民俗志书是历史书写与档案记录

《淄博民俗志》陶瓷民俗书写再现了淄博陶瓷文化的发展历程,细致描写了陶瓷烧制工艺流程、陶瓷工艺品特点及节日祭祀流程,详细整理挖掘了老字号、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传承项目,展现了淄博当地的地域特色与人文风貌,揭示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陶瓷文化镜像,也启示我们陶瓷民俗志的书写要注重全面性。

陶瓷民俗志作为记录陶瓷文化及其民俗现象的重要载体,应是历史书写与档案记录的完美结合。在撰写时,应全面梳理当地的陶瓷发展历史,深入挖掘当地陶瓷的独特表现形式,如陶瓷烧制技艺、造型风格、特色产品等,这些都是陶瓷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陶瓷档案及古文献中陶瓷文化资料的整理挖掘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不仅可以提供研究陶瓷文化的第一手材料,也能还原历史上陶瓷制作、使用、流通的真实场景。

但是,陶瓷民俗志书写的全面性并不仅限于此。《淄博民俗志》中关于陶瓷考古的发现、民间

古窑建筑的遗存以及传统烧制工艺的传承等内容有所缺漏,需要继续挖掘。陶瓷考古能够揭示古代陶瓷生产的规模、技术水平和贸易网络;民间古窑建筑则是陶瓷文化传承的实物见证,它们承载着匠人们的智慧和汗水;传统烧制工艺的传承,则是陶瓷文化得以延续的生命线。陶瓷民俗志的编纂应致力于构建一个全面、系统、深入的陶瓷文化知识体系,既要挖掘历史深度,又要展现文化广度,为陶瓷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

3.2 陶瓷民俗志书书写要贯通社会调查与田野考察

在陶瓷民俗志书书写过程中,贯通社会调查与田野考察是揭示陶瓷及其周边文化民间性的关键。《淄博民俗志》在记录和传承陶瓷文化的过程中,不仅详细描绘了传统技艺的历史演变,更是深入挖掘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勾勒出陶瓷及其周边文化艺术形式如琉璃、刻瓷等技艺的大致轮廓,了解其在当地民间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这种书写方式提示我们在进行陶瓷民俗志书书写时要注重“民间性”,全面而生动地展现当地陶瓷文化的多面性和现代适应性。

但是真正的民间性多隐藏于细节之中,需要通过社会调查和田野考察去发现和挖掘,这也是《淄博民俗志》在日后编纂计划中需要继续完善的内容。实地走访可以了解陶瓷工匠如何巧手制作陶琉艺术品,感受内画艺人如何在小小的鼻烟壶内绘制出精彩绝伦的画面。亲身参与陶琉节等活动更是深入了解陶瓷及其周边文化民间性的绝佳方式。这些活动能够让我们切身体验陶瓷及其衍生艺术如何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如何成为民间信仰、习俗和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进一步思考当代商品流通模式下陶瓷作为商品和艺术品的双重属性。同时,现代技

术的发展为社会调查拓宽了思路,如互联网技术推广线上展览、虚拟现实体验项目等,可以让无法亲临现场的人也能感受到陶瓷之美。

因此,在书写陶瓷民俗志书时,必须将社会调查与田野考察相结合,既要宏观把握陶瓷及其周边文化的整体面貌,又要深入细致地挖掘其民间性,从而呈现一个既全面又生动、既宏观又微观的陶瓷民俗世界。

3.3 陶瓷民俗志书书写要发掘与展现地域民俗特色

陶瓷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不仅蕴含着精湛的工艺技术,更深深植根于各地的风土人情之中,成为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淄博是北方陶瓷重镇,陶瓷民俗特色突出,窑神、传说故事等语言民俗中的特色内容,都与冶炼、烧制有关。《淄博民俗志》细致梳理了淄博陶瓷民俗的历史渊源、制作工艺、使用习俗以及相关的神话传说、节日庆典等内容。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淄博陶瓷民俗的丰富图景,展现了淄博陶瓷与当地人们生活紧密相连的独特地域特色。

陶瓷民俗志书的撰写要注重地域性,深入发掘并生动展现各地域独特的陶瓷民俗特色。尤为重要的是,志书不仅要记录这些民俗现象,更要敏锐洞察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如,陶瓷制作技艺的世代相传如何体现家族和社区的传承力量,某些陶器器物的特定纹饰和造型可能寓意着当地人的信仰和审美追求。通过发掘与展现这些地域民俗特色,陶瓷民俗志书不仅能够为读者呈现一个多彩多姿的陶瓷世界,更能激发人们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这也为陶瓷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重要的参考和依据,有助于推动陶瓷文化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4 结束语

陶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陶瓷民俗是民俗志书不可或缺的内容。与其他民俗志书相比,《淄博民俗志》的陶瓷民俗书写内容较为丰富,记述翔实,视角多维,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淄博陶瓷的历史脉络、地域特色及其在地方社会中的多重意义,不仅为陶瓷文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也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探讨开辟了新路径。同时,书中的缺漏之处也启示我们陶瓷民俗志的未来书写应注重全面性、民间性、地域性,深入挖掘陶瓷民俗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增强现代技术与陶瓷民俗的互动性与传播力,推动陶瓷民俗文化的活态延续。

参考文献

- [1]张世民.广域民俗志的学术评估和书写判断:以《浙江通志·民俗志》《陕西省志·民俗志》为例[J].中国地方志,2022(4):14-24,124.
- [2]张晓明.淄博民俗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3.
- [3]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民俗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
- [4]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民俗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4.
- [5]中共蒲江县委宣传部,蒲江县史志办公室.蒲江民俗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
- [6]杨宝昌.十堰民俗志[M].武汉:长江出版社,2015.
- [7]师进通.偃师民俗志[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 [8]常松木.登封民俗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193-194.
- [9]郭墨兰.齐鲁文化[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519.

(责任编辑:刘丽)